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六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三十六

元陳繹曽法書論

鍾繇力命剋捷宣示　王羲之樂毅畫贊黄庭告誓霜寒　王獻之洛神　六朝不知名氏曹娥羊叔子遺教

陶弘景瘞鶴舊館壇　智永千文　虞世南孔子廟碑　歐陽詢九成宫化度寺虞恭公皇甫　褚遂良哀册

聖教　張旭郎官　顏真卿麻姑壇放生池中興頌干
禄字東方賛　柳公權陀羅尼

右真書

鍾繇丙舍吳人羸頓長風　王羲之蘭亭極寒毒熱官
奴快雪來禽奉橘慈蔭聖教序開元寺　王獻之地黄
歲終衛軍授衣阿姨鵞羣歲盡夏日奉對思戀天寶吳
興山陰東家轉勝相過鵞邊觸事夏節恨深炙磬石
駱驛月内尊體　謝安八月五日　褚遂良枯樹星霜

李邕嶽麓娑羅樹雲麾將軍東林寺張從申玄靜先
生

右行書

淳化法帖諸帖之祖王著模刻深得古意不見古跡得
此足矣

絳帖淳化之子潘師旦模刻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
之失然駿馬露骨未免羸瘠之失

潭帖淳化之子希白模刻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

俱圓頗乏峭健之氣

大觀帖淳化之弟蔡京模刻京沈酣富貴恣意粗率筆

偏手縱非復古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

太清樓續閣帖劉燾模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

骨求備於王著乃失之粗硬遂失風韻

戲魚堂帖劉次莊模刻在淳化翻刻中頗為有骨格者

淡墨搨尤佳

武岡　修內司　福州諸帖皆有可觀

鼎帖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星鳳樓帖曹之冕模刻清而不穠亞於太清續帖

玉麟堂帖吳琚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

寶晉齋帖曹之格模刻星鳳之子在諸帖中爲最下

百一帖王旻慶模刻筆意清遒雅有勝趣恨刻手不精

湯允謨古今石刻辨

北紙用横簾其質鬆而厚不堪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

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

可見
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
油煙故色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欲辨墨色皆倣此
徽宗御府所藏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
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
家藏一帖乃唐人硬黄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
右軍書　簽後有宣和玉瓢樣御寶
以紙加碑上貼于窗户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

塡以濃墨謂之響搨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彩易見

世謂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方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蹟甫三百餘年亦希如星鳳何也嘗考其故蓋物之奇異常聚於富貴之家或一經亂離水火則羣舉而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不知幾何良可悲也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蹟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秘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日録者是也當時李廷珪墨拓打揩之不污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歷禁中火災其板無存矣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矣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添入别帖然并今所見閣本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

鐫石雖井闌階砌皆遍刻無遺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
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為二長欠官錢没入上十卷
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
足成一部於是有公私二本於絳州矣靖康兵火石並
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余官守長沙嘗
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携得舜臣原刻本末
分析時二十卷珍藏非得二十緍官陌不肯與人乃北
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人所摹者天淵矣淳化閣帖旣

頒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嘗與舊絳帖雁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敵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為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摹失真遠矣

劉次莊摹閣帖于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今不曾重摹獨二本畧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

上蔡臨摹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十卷而迥出臨江帖之上余嘗見於沙西府劉曦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𤈦其字不精采令工人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足觀其釋文尤舛謬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且驗其殘缺處自可見

武陵帖亦二十卷雖取諸帖重摹而參以人間未見者其間惟右軍小字黃庭經最妙他帖所無也彭州帖亦

刻歷代法帖多武岡初本十卷不甚精彩紙亦類北紙人多以為北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本續所得真蹟刻續法帖原本在禁中後置太清樓今會稽重摹本亦不減古絳帖也

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焚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刻於太清樓而叅入他本竒跡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高宗聖草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跡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摹勒入石名淳熙秘閣續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寀輔道守汝州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為黄伯思所捂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書堂帖于山陽金鄉首載古鐘鼎識文

絶妙但二王帖詮釋未精今石不存
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帖種種精妙今已重摹但後有
小隸書范忠宣公戒子弟書是本初許提舉間刻二王
帖於臨江摹勒極精然少詮釋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
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
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帖於南
康軍雖以衆刻重摹而精美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
侂胄刻羣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跡多有未見者後亦多

今朝人書韓敗後入秘書省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為冠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於
原石鐫損天流帯右四字以惑人然原本亦有法可辨
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
二也是日也觀宇宙一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仲脚
十字下出横闌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鈎
四也痛字改筆處不糢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字
列叙之列其竪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有肥瘦

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為真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争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今不存宣和間就薛向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寇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毡裘裹之車載而去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蹟摹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止後轉屬趙立之今重

摹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予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原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鈌而清勁遒媚正類蘭亭字形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希世之寶也

元常力命帖惟此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顔碑在南方者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記舊本干祿字妙喜寺西林題名皆絶品也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温彥博墓誌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字帖化度

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摹寺碑咄咄逼真

余遡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耳亦已石乏工人每因舊跡加洗刻以為衣食業故愈失真

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摹失真

鴈塔題名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為上彭本頗失眞

余嘗見南岳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寺僧懼為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為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保母墓志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疑其贋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果僞也

俞紫芝臨十七帖後録

十七帖凡廿七條逸少書中龍也張彦遠以為王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信然自昔相傳之周益州者葢其中間蜀事為多玩味帖語類多晩年所作政在會稽時也第十六條云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按吳志永興縣其地為今之蕭山云右跋語載會稽志

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正刻本今世間有二於弓尾有十七帖草書晉右軍真蹟貞觀中裴業進上太宗詔

下使能搨書僧智辨撫之親賜智辨一本將令出外使人間流傳之從此本出之後年深智辨既沒其本遂入法海僧曇昉極寶之不輕出余知之遂竊就昉求之出萬計方獲太宗以草書卷頭有十七日以此呼之十七帖其下實有廿五帖一百二十行一千一百二十四字

鍾紹京記　唐中書令封越公

黃長睿東觀餘論書十七帖後一則見前

翰林侍書王著有寫本驗其數葢二十七帖與鍾紹京

異矣今本除真書菓子名盡一百二十九行李建中續記

至正廿又一年仲夏初吉紫芝生臨於黄岡之行軒

王弇州論閣帖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黄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隲古人墨刻真贋亦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證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宣示為右軍臨白騎遂帖為大令臨蓋不惟太傅宣示已殉王

脩塋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臨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募入內府其事甚明至謂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未變體書蓋以右軍別帖有長風氾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竦耳酸感至此加下癤宰相安和噉豆鼠伏想嫂等闊別稍久不得臨川初月二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蔡夫人家大小悉佳淵轉阮公故爾月半邊欲遺書大令玄度時來極熱敬唯服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真或以辭氣太凡或以書法非

妙或即其人其事駁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才帖為唐高宗衛夫人帖為李懐琳褚遂良甥無薛八侍中山河帖為枯樹賦中語李斯書為陽冰裴公碣内字右軍備官而行為唐人集右軍書賈曽送張説文皆妙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

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托桓江州為張伯高書黄伯思亦斷以為然而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為伯高書二王帖

辭耳按此帖既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考張懷瓘書斷稱張融正蕪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寳之以為張伯英書也而搨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筆耶黄米懸斷為伯高書不若吾之懸斷乎愈光也

伯英殊悠體太令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

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
大而逸者便以為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縱者
便以為伯高藏真恐又推黄米之旨謂伯高僅有章法
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
懐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别張芝變為今草抜茅連
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竒形離合
數意兼包惟王子敬明其心指故稱一筆書者起自伯
英也又云伯英規為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

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䠞海移山翻濤破嶽懸崖墮石驚電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考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盖伯高時有肥筆渇筆不若是之匀和也若托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覺思光為近至於右軍雖結構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為拘也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疏啟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何也

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亭而已樂毅論搨本佳者猶可什倍他刻也

董玄宰論帖

唐模右軍真蹟以十七帖為致佳余臨數十本皆為好事者取去亦復有贋本如此本方稱意乃以王方慶進帖筆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通天帖是也

余曾有右軍行穰帖真蹟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種書

及武林楊侍御自安福傳來唐模絶交書與行穰帖同中鈌鸞字乃悟為右軍書蕭齊所模避子鸞諱而後人誤以為李懷琳耳

李君實評帖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蹟唯樂毅論乃右軍親筆於石而鐫之以為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於甃耳後温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錮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為錢唐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

海字竹嬾十年前購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闕處有斜書修字數個蓋歐陽文忠公再拓本也昔年於姑蘇韓氏見一絹素臨本相詡以為右軍手書可謂不識源委者矣

宋黄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為精刻乃其辨黄庭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黄庭經帖為逸少書僕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惟有黄庭經一篇得存葢此經也逸

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為興寧二年此經始降
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
養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
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為停半
日寫畢攜鵞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啓
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勸進樂毅等不審
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未之考耳而李太白乃
有黄庭换白鵞之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為至當矣

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換鵞又寫黄庭經換鵞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鵞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鵞去何曾別主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遇應寫黄庭換白鵞實互用之也考道藏黄庭有數種有内景黄庭有外景黄庭又有黄庭遁甲緣身經黄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内景一種係楊真人羲寫其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

所書兩不相涵也張懐瓘書斷張彦遠法書要録並載

右軍書黄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黄庭經書與山

陰道士其時真蹟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

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黄庭復何所

疑哉他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千字文前行書勑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考勑命之

制始於唐當是書梁字之誤也又梁武令殷鐵石搨二

王書令大令帖中有稱鐵石者即是殷所書而王著輩

錯著之耳此亦殊非細故黃長睿赦而不攻何也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此書家教典也不講求何由修證

屠隆考槃餘事

古帖歷年遠而裱數多其濃者堅若生漆以手揩之纖毫無染薫之摩弄積久紙面光彩如研古意自然故面

舊而背色長新其側勒轉摺處並無沁墨水跡侵染字法且有一種異馨發自紙墨之外質薄者揭之堅而不裂以受糊多耳厚者反破裂莫舉以年遠糊重紙脆故也今之贋帖效南搨者近似之然以手微抹灛指皆黑效北搨者敲法入石太深字有邊痕用墨不匀濃處若烏雲生雨淺者如白虹跨天殊乏雅致大率皆以川扇紙竹紙用挂灰爐烟瀝和水染成古色表裏湮透兩面如一試以一角揭看薄者即裂厚者性健不斷矣此俱

以形似求之若以字法刻手敲手搨法過目翻閱雖同一宋搨而妍醜即別矣矧贋搨乎

吳中近有高手贋為舊帖以堅簾厚麄竹紙皆特妙也作夾紗搨法以草烟末香烟薰之火氣逼脆本質用香和糊若古帖臭味全無一毫新狀入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奪目鑒賞當具神通觀法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甚受墨北墨多用松煙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北搨色淡而紋皺如薄雲之過

青天謂之夾紗作蟬翅搨也南紙其紋竪墨用油烟以蠟及造烏金紙水敲刷碑文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烏金搨

書家藏法帖貞珉後　寒山金石林

余有法書之嗜染成膏肓之疾以為人有蘭宮閟守二酉五車而不藏名帖不蓄名石即琳琅珠玉異玩奇珍積如丘山堆令充棟都不成佳話然名帖易存名石難得非出於書家手勒非名帖也非出於精工手刻非名

石也余家近藏停雲館法帖貞珉乃丈待詔先生為之
氷鑒國博和州兩先生為之手勒温始吳鼒章簡甫三
名人為之手刻鏤不計工惟期滿志完不論日第較精
粗凡此諸公每搆佳蹟古搨非窮年彌月不輕摹搨最
後止得一十二卷特以待詔先生父子三人皆握翰墨
宗匠海内以名蹟觀覽者門無虚日是以此帖遂得晉
唐宋元我明劇跡咸萃其中今有遺帖與之相角無不
纖微克肖名公苦心於此逮見且多歷年所總計其時

則春秋閱畫二十有四始克竣工至若右軍黄庭尤三易石而就首卷小字則名公繼起不易鐫摹且無論國朝名帖莫可比肩即今遡觀宋元以來淳化大觀戲魚臨江等帖俱已煙銷莫知何所則此帖不珍更何可珍此帖不寶更何可寶而今而後吾知法書至此止矣無以加矣即有精帖必無良工即有良工必無精鑒如是遇合千古難遭既遭名時復獲名帖可弗寶諸自昔外家流傳他所皆成和璞歲之甲寅乃歸寒山凡翰墨親

知咸歎希有遂什襲珍藏不輕示人每一春秋止搨數帖以公同好或有真能氷鑒者舉而贈之間有以貨財相易者利而與之飾以縹緗裝以名玉定為數種不二其價列之下方

趙靈均寒山金石林

何莊淳化帖記聞

前代法書未有彙成巨帙以為後人楷摹者始獨淳化閣中一帖耳自淳化閣帖一出而後枝流派分不可勝

數故為法書宗匠則莫出此孰意轉相翻摹若子若孫幾千百本遂令本來面目都成烏有所可想象者徒存其骨相形似耳然世所稱何莊上下二號最為殊絶今即有寳之者亦不過如穴鼠之抱黄金宋人之寳燕石耳如欲泝流尋源於幾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今聞之雲陽蔣敬輿曰此帖在吾外家孫石雲氏知之熟矣盖孫氏之祖仕宦燕邸出入内庭其所由來遠矣昔宋季南遷金人追迫乞於泉州舟車狼籍所負而趨者珠玉

繒帛所委而溺者研材碑板耳厥後識者間取鐫摹不下千萬即世所稱泉州本是也此以真贋最多魚目夜光說如聚訟由此而勝國湮沒莫顯及我明時掃除外患孝高皇帝定鼎留都取緝宇內郡書碑板經籍置之金陵而此衆本亦入所收矣收而經史百家儲為國家武庫而此法書視如朽木巍然高閣逮乎文皇遷都燕北復收圖籍置之成均此則復別置一所依然如故自此而後無與見聞者歷二百餘年矣而我外祖當世廟

時遊歷館閣見有碑板周匝圍繞金鏤為飾甫數十年珍異之物因與內臣言之而內臣則悉數其顛末倡為內府所棄棄之則可取之則擬議橫生矣然可徐圖之也無何而彼內臣者以毀棄餘材悉收置其廊廡令人奏請彼處瓦礫朽株宜當委棄上可其請因以廊廡餘材悉出而歸之孫氏孫氏急拓而公諸同好自謂生平已握奇貨而是時閣臣某者謂之曰此天朝物輕以示人敗乃公事盡從此始不以投之水火恐不能完爾軀

也遂以一本徧求天下精工毫髮無忝翻成十卷獨於數目移勒下方今謂之下號斯時亦止閒一拓耳取彼真本穴地藏之逮世廟晏駕人代綿邈耳目更新掘取靈秘置之廣堂大厦彼翻摹手左右分置日夕摹拓親知故舊則以上號僚友則以下如此流傳而轂不再熟彼司祝融者取而藏之煨燼之中矣神物顯晦豈非天耶余聞而惜之聊疏其始末以資慱古者之異聞

汪珂玉珊瑚網

淳化閣帖無銀錠本

祖帖在世余足跡海内僅見兩三部其中合湊者多皆非初搨内有銀錠紋為後搨無疑原傳宋太宗詔諸大臣購天下名蹟摹勒藏内府故不多傳後又為王著翻刻又差一層矣至著刻者余亦見之前有王著二字然閣本以紙墨為貴此帖紙是澄心堂墨是廷珪有目力者一見了然自明即不多見者亦知神彩奕奕為神物不知何由至江南得藏余齋也可勝欣幸餘清無主人

自識

宋搨淳化閣帖海内無全本惟嘉項庶常有十卷亦史明古華東沙兩家合併而文待詔為之和會者庶常珍秘雖千金不與人一觀無論購也今吳用卿忽視余此十卷紙墨精好華意備全又在項本之上何幸晚生見此奇寶戊午二月董其昌題

珍觀淳化原本如探龍得珠得未曾有堪與項氏千金帖並傳陳繼儒題

淳化閣帖行世後一經黃長睿之刊誤再經王弇州之
抨擊而王著幾無處生活長睿既譏其不深書學又昧
古今而弇州直嘲之為手如懸槌腹無半冊史在且謂
當時三館無糺正者每一開卷便為王著村老供一胡
盧董狐之筆不啻嚴矣而波磔督策隃麋側理不能不
歸美於模搨之工蓋八法所在又何拘時代官位間余
論閣帖惟以墨黑甚於漆字豐穰有神者即為真初搨
本如兩府被賜親贈遺文章家雅語何從沾沾辨之哉

用御留心古法書此帖極為其所珍賞第五卷智果何氏帖皆全并無為鎮福清三司殿司之疑也雁門文震亨題

余昔於安將軍處見此帖紙墨精妙快人心目辛酉秋余在京陵吳用卿出其淳化閣本示余不覺神情頓還舊觀東山太白

仙機題為安將軍之藏想安將軍定是大賞鑒家方有此耳但不知安將軍為何處人謫仙之言亮有所據吳

廷

丙戌中秋余止甪里清露閣東與居停主高君看舊時月色出淳化無銀錠本示余云是其家玄期所遺玄期與余自幼金石交知其精於鑒古況得自吳江村在在稱米家書畫船者兩人宜識抜此帖帖後歸在公給諫而實書為左垣因復歸之永為高氏物不啻華氏和合矣第紙墨如新幸得陳董諸公而鑒定乃離亂後余共兒淵何幸得獲覩神物哉珂玉識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六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七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三十七

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為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

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六一題跋

右軍甞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説山谷題跋

瘞鶴銘大字之祖也往有故一切導師之碑可與之

爭長今亡之矣全上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於瑞竹藏院凡七人陳元俞楊元發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端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為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真逸乃顧況道號遂知為唐人書爾後襲前說者必相與排抵殆不復容是正其如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為佳字耳何必紛紛於唐晉也姑溪題䟦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作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作寥）廓邪奚奪（闕二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於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作華）表留（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寘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扃右

害并𠃜シン（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二字或文但止於此末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差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耳而歐陽文忠集古録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

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顔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别號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已夘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

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

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東觀餘論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刋且為水泐故字無鋒頴若搯筆書眛者從而斆之深可一笑仝上

張壆考次瘞鶴銘文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耶奚奪闕一字仙鶴

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為華表留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解化闕五字厂此字不完又闕一字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四字或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

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文字

句語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畫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與焉熈寧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逵原公域范陽張褘子偉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表畱惟寧十字完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世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眞宰八字與華陽眞逸上皇山樵為侶似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

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

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壆子厚記

刁景純得唐人書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

以玄黃之幣藏之兹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蹟華表留名真惟彷彿

事亦微寘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真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陽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銘字特奇偉宜世賞愛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録考其歲月

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圮垝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山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存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況存中直謂顧況所書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不可也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壆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

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刁景純就金山經庋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予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存之來者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録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行為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録豈又幷詩繫之耶廣川

黄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况道號然逸少蒲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羲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况卒於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

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況當兒稱其號華陽乎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瘞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游海岳往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

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别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雪霜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以書傳逺六百年不應如新刻於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廣川書跋

宋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

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賞鑒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壆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挐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王氏法書苑

右梁陶弘景正書瘗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水予弘治甲子嘗游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之載其語游山記中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為予言嘗識其處予既驚喜且自笑昔為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上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搨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瘗鶴銘乃知

昔人好奇已先於余銘殘鈌而録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金薤琳瑯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紿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為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録其文悉加題品為金薤琳瑯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為恨邇者放舟京口冐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

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為一編名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瘞鶴銘考

瘞鶴銘考 陳鵠年輯

瘞鶴巖一曰羲之巖 有瘞鶴銘中有逸少書三字故人又以為羲之巖

霹靂石 在瘞鶴巖側

瘞鶴銘在焦山下江水中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懸黄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逈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荊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江陰真宰丹陽外仙尉

夆山徵君此宋咸淳間所存者也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懸黄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維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

作銘上皇樵人逸少書此府治後石刻臨本

趙氏金石録云集古録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公何所據也苕溪漁隱曰集古録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録又以字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第蘇子瞻黄魯直皆以此銘為右軍書

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當為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評顔栁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爾唯顔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石玉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晉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不應已自稱真逸此銘決非右軍審矣又與劉

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石刻王瓚一詩字書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嘗親至彼觀之疑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爾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

蔡佑雜記云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丞

相不以為然緣石刻在崖下水中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司兵叅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也又古洲馬子嚴題云余淳熈已酉歲為丹陽郡文學暇日游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余不信然遂挐舟再歷觀崖間尚餘玆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倒舟人云此斷碑水落

時亦可模搨余因請於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顏發卒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其文與佛榻所見者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為寺僧所紿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

元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

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又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蓦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隱居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較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右俱丹徒

縣志內載集古錄一則又載節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二則全文俱已見前兹不重錄

延陵吳寧野京口三山贊序云北固之東則焦山焦山之勝則瘞鶴銘陶貞白踵焦處士而棲隱山靈為之改觀碑在層巒蔚然蒼古淋漓要非近代可擬嘗有贋本世共寃之

東海屠赤水云瘞鶴銘梁陶弘景書世傳在直隸鎮江府焦山寺山峙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此董香光題考槃餘事

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瀟灑謫仙來作郡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鈎跡尚新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㝠

右宋蘇文忠公題墨妙亭詩

瘞鶴銘余往歲遊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葢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翫也其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人造潤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黄魯直確以

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是顧況尤無據黄長睿謂為陶隱居又謂即丹陽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辦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疎慢者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爾至於鋒禿頴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酷愛之得無作捧心隣女耶取魯直書作小推詰渠不能不面赤也

焦山瘞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況或謂即王瓚筆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為非右軍不能而苕溪漁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所藏舊搨銘書僅缺二十餘字盖郡守模之壯觀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剎葉伯寅常從其舅氏周六觀遊焦山於水中探刻石摩挲久之不及搨時時悵恨昨年秋得袁尚之本僅十六字加裝潢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為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渭陽之思

於朱方之化耶題畢三歎右王斧州焦山瘞鶴銘跋二首

瘞鶴銘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録云須潮落方可模故罕得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則真以為況黄長睿東觀餘論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

任會稽及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爲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董逌書跋載南陽張㬥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亡失者幾五十許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

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非顧況可知矣今考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為隱居書無疑予友淮陰張弨以丁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寧之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也右顧寧人金石文字記

已上俱陳鵷年滄洲瘞鶴銘考

瘞鶴銘辨

張弨 著

瘞鶴銘刻於焦山西足當江流之衝怒濤走齧其下想昔日轟裂之時正值雷雨之夕俗因傳為雷轟石其石常沒於江惟冬日水落始得見予遙為慨念者非一日矣丁未十月望後三日乃得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亭址右俯瞰破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仰卧於前一石卧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卧地仰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剥甚各存字多寡

不一急命僕各搨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燈審視未得其詳及就寢則又念此不置竟夜無眠次日復往搨之遂有如晤故人之意第仆石之下仰搨為難僕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搨具予乃取其旁之紅紫落葉數藉於地親仰卧以助之墨水反落汙面不顧也及拏舟而返予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寧上下如猿蝂狀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紙所幸者湊其裂痕詳其文

字皆歷歷可覩所少者無幾爾此刻因手書于石其字之大小疏密亦不一謹按原石存字上有並列六行下有並列三行是當時本文之定位也惟其間殘缺一段難於追尋及察重刻二種云是本之海昌陳氏玉烟堂帖内者竊意摹本山之書而重刻之未有不先求本山之舊蹟而反依轉摹之本以意為增損者豈因水涸之時未能詳求或轉相委托以蹈承譌襲舛之轍而不肯如予之身任勞苦歟此所以不得

不辨也初刻因淺學寡聞不能驟得證佐是以未詳厥後徧搜諸書論列始覺瞭然茲亦不能具載但節録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內切要之處知非王逸少書并非陶顧所書凡予之欲言者古人已先言之殊勝予之喋喋也

宋黄伯思東觀餘論載邵資政亢考次瘞鶴銘文見

前

宋董逌廣川書跋二則已載刁景純得金山經度唐

人書瘞鶴銘文後

弨按二書論次出於宋熈寜之時其字之完闕皆有次序當取為程式俱前列原文未免漏略今以弨所搨先於側立石上得八字仰卧石上得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察出惟寜上得厥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字上得岳字徵字下得君字此八字儼然見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百年之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張子厚云

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即泓當日同僕仰卧

搨出時閲之甚覺漶漫旋粘置壁間宛轉揣摩累日

累夜象其形勢繹其文理而後得此八字葢不敢以

漫不經意而使古人遺跡等諸過眼烟雲也曩曾遍

質之宇内鑒賞諸君皆驚歎信然東吳顧亭林先生

所著金石文字載云淮陰張弨審訂復得八字可謂

毫髮無遺矣兹欲論其全勢苟不實有所據徒付空

談究何益乎今所據者惟於原石上下見存之定位

即可揆度其餘而予所尤難慭置者祗在其間亡失一段又據廣川跋云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即為句讀之約束定數每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各本所傳之文填寫湊合恰當原位自無容那移其無證佐不敢擅入者僅闕十字

金山唐人書本存字如去華西竹法里山陰之類儘可成句亦不輕為引用

較前後諸本又獨多矣然不比尋常碑版楚楚易讀

故非圖不明非註不悉特依原式完闕斷裂之形臚列於左

圖内大書者為原存六十一字又不完二字

大書旁圈者為弘新得八字合六十九字

原存宋人補刻前序三十四字亦大書之

方格者字亡而文存因考諸本皆同故註於旁以便句讀計六十三字又序我下不完一字

方格旁無註者係闕文十字

全七十二字
半十四字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夆岳徵君

此仆石字在下面銘三行十九字又不完一字全形
侶宰上隔一石如枕斜連題名三行十二字又不
完一字止存右上半是夆左與下不可辨

此仰面石六行存

真侶塵爾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微
相此胎禽浮丘

作銘
□□

此腹內一段久亡

高左取書圖右割荆門□□
□□□□□□□□□□□
寘爾將何之解化□□□□
□□□□□□□□□□□□
着經余欲無言爾也何名雷門去鼓
□□□□□□□□□□□□□□□

奐壇勢掩華亭隻集
自厥土惟寧後蕩
華表留形義

三
十
字

山之下仙家 無隱 □□□□□□竹 我 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未遂吾期 □□□□□□□ 雲布畢奚奪 仙鶴 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
□□□□□□□□歲得於華 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
華陽真逸 □□□□譔 上皇□□□ 山樵書
瘞鶴銘 有序
□鶴□ □□

此側立石止存八字亦不甚明

此宋人補刻三行三十四字即在仆石之背上

標題止存一鶴字華陽真逸字可以想見

難搨聞數載前尚有紀也二字今亡

漢唐而下碑亦有逆書者後人以朱紫陽書太極篇改作順行識者議之

今本山重刻横直二種皆全依玉烟堂帖本前後改竄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多譌亦列于此以備對勘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譔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幣
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
紀爾歲辰玄門去皷華亥留聲我惟髣髴事亦微冥爾
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
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夆山徵
士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前標題瘞字今刻譌作瘗下有序譌作并序

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十字今刻前止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譌作逸譔又譌作撰乃於銘末揷入上皇山樵人逸少書譌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譌作枍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奪又譌作奪藏譌作葳

序三行原文仙家下是無字下闕三字是我字我下又一字不完方接故立石字今刻仙家下譌作有直接立石字應少七字又旌譌作旌

銘首行原石上存相此等六字下存華表等五字其間闕十四字當是浮丘著經下半句又余欲無言爾也何明雷門去鼓三句下便恰合華表句矣今刻作逦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多出二句八字下占雷門二句之位與原石不合則次行唯髣

鼎之位亦不合矣又雷譌作玄鼓譌作鼓表譌作衮

罍譌作留形譌作聲義譌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毄鼎等六字下存厥土等六字其間

闕十三字當是微冥一句又爾將何之一句解化下

半句下又闕一句即接厥土維寧矣今刻以解化接

惟寧爲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位相遠況原

位相遠況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盖未察也又

湯譌作湯

銘三行上存洪流等五字下存爽塏等八字其間闕十一字當是重扃一句又左取曹國右劃荆門下又闕二字是爽塏上半句今刻重扃下作右劃荆門未下華亭察原石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荆門可見各句皆譌矣

右題名一行原文夆字止存上半偏在右下是岳徵君三字今刻譌作夆山徵士岳譌作山君譌作士

題名二行丹譌作冄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眞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
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
曾計其位次牽合足成爾再察元陶宗儀南村輟耕
録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
言爾其藏靈又作義唯彷彿歷下華亭奚集眞侶董
文敏遂依之以刻石輟耕又云以余考之一本山樵
下有書字眞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

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陳氏玉烟堂帖正本之此今重刻二種又本之玉烟堂也末尾又云其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挐舟過楊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一二可也可見南村亦是懸揣之詞在元時已無定凖無怪近日之紛紛也又廣東黎堯石并嚴氏有翻刻之殘本未睹其全然刻於他處或增減無考如金山唐人書本已自不同惟刻於本山者後人將信為真或原石漸至於淪亡或憚勞不精於搜

考則終不能睹本來面目其為害孰甚乎請具眼者辨之

凡神物之在天地間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而寶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篆刻當昔時消沉磨滅未嘗不偃仆於烟榛霜艸之間一旦有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缺而人終不敢以譌舛亂焉陸放翁云殘璋斷玦以真為貴豈在多耶顧不然歟弨之於瘞鶴銘也既備列五本於前可以一

覽較然矣然釋文雖詳而本文未顯究不能與石鼓篆刻彪炳天壤吁可惜也原其要歸仍以重立原石為主請試言其次第蓋重立之法宜先以仰面一石側立一石移置寶墨亭上至仆石雖大固曩所曾植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日水涸時掘其沙土容身可搨再别磨一石依原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快也不然姑將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為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即

可垂之久遠況此石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概
乎誠令此石先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
二字并宋人補序三十四字合一百三字置於一處
則神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啟後來
之信從力而寶之是所望於博雅君子首為倡率者
也予始於丁未迄於甲戌垂三十載其間遍游五嶽
較刻諸書故鹿鹿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刻四
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予且老矣方苦

形神之衰憊老病之相侵無可如何因念兹一段殷勤細訪亦大費苦心亟重刻此本并力疾雙鈎數紙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矣曩者談長益先生曾為題識令吾友淄子雙南不時往還江淮即以相貽俾藏於焦頂雙峰閣上令久存其真不得淹没至於石之果能復立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氣者是必遠知神物之所在也

右張弨力臣瘞鶴銘辨

瘞鶴銘攷 胡仔苕溪漁隱

第一條東觀餘論 見前

第二條載金石録 見前丹徒縣志

第三條載西清詩話及東觀餘論二説 見前丹徒縣志

瘞鶴銘 陶九成輟耕録

瘞鶴銘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不知其紀也壬

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

廓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幣藏兹山之下仙

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真侶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

銘後述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二則俱已見前　又劉有定釋衍極一則見前丹徒縣志　又曹士冕曰以下至末見前王氏法書苑

右二書論跋雖已見前但丹徒縣志及王氏法書
苑僅採其説而不著其書今因王弇州引茗谿漁
隱張力臣引輟耕録故述其略於此惟輟耕
録所載銘文又與前五本不同則備録焉

厲鶚太鴻瘞鶴銘詩

我生好讀浮丘經焦山來訪瘞鶴銘纍纍之冢令威
歎羽化誰使傳千齡迺知仙家重文字不異人世訣
幽扃崩崖欹浪下無路直待水縮霜霰零墨痕濺面
葉藉背仰卧劣可摹真形張王近事僧指説張弨王焕奇
險欲動魚龍聽長沙陳公鵬年發天祕抉取覆以屋建

瓴繕亭何必歴三癸鑿石直疑煩五丁上皇樵書令
得覩尤慮氈椎日敲擊比量北海過趙岐特護翠珉
藏複壁敢辭米老河豚譏贋本重鏤外加羃籌燈側
足窺大幽弾渦親剔筆畫道真官若掌女青律兇牡
失職當窮捜百番赫虩走書估三日卧看毋自苦摩
挲後此五百年鋒棱就視空茫然吁嗟神物非近翫
不如天吴什襲猶能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七